

T-2259.5/4141 (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呂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東平呂公相我 太宗 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  
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十九日遂不起年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  
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  
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義不得辭輒用纂其世次  
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  
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為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  
侯為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  
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勲德顯名於當時者偉然  
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為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  
聖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  
昇州四年代還會 帝征太原劉氏朝于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  
館旋加右拾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



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陞  
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為上相淳化二年罷為吏部尚書奉朝請  
四年復為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為上相益以昭文  
館大學士五年冊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  
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公右士又  
進封許國及薨 天子震悼哭甚悲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  
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文穆公以諸子位于朝累贈太師兼尚書  
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  
交誓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妣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  
憤懣絕迹于龍門山躬事新汲力奉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為業  
考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而况况日者無以為生  
者如是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 太祖開寶末  
公待母氏赴舉東都時 太宗以晉王尹開封聞公名召見

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即上  
第自此七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  
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  
稱治精於選任儉庸者不得進父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  
贓敗或讒于 帝曰紳亦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  
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誣下誣以賄免耳是豈好貨者也 帝  
驟信立還紳官而以它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參位怡然一不自明  
踰年 帝得紳贓實始悟遽黜紳為絳州副使翌日復以相命公  
尉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 帝既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  
其沈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  
退以名上 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 帝亦不許他日  
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 帝盛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呂蒙正  
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  
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  
皆惕息不敢動公揜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帝退謂親信

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 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加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灯一夕 帝宴近臣于端拱樓樂車馬之盛左右顧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常見都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 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頽頽不語王禹偁名譽謬時亦在列聞其對爲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 帝以西北一虜弗服忿之常議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置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主者曠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 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慎之直宜以道德恩信橫于中而澹乎外則夷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其所不足與校於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 帝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爲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進也懇辭

不拜祗受將作監丞因以爲著例子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輔政既久恩寵殊羸然曳絙謁靈輿於境上伏地哭幾絕屢哭幾絕絕行路皆哭皇皇鳥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于道公以盡瘁積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姑頽歸洛將行聽有輿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昊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間與樵釣野叟駢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懿無煩語不妄頌與人無親疎無高下陞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爲諫諍爲侍從爲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之于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爲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嘗一日遠于朝廷至於河南之行尚非 太皇雅意蓋強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 章聖初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

不容終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顯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于四海致時昇平則時能感夫兩朝者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階勲爵邑咸第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豪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天子憊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王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夢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父諱龜圖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太夫人公掌誥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茲睽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于其

家也初娶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于公之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郎務簡光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婦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為王官其無為世胄子弟之為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汗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詔教持身謹勅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為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於輿論異日必能躡公之武于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公之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知公之義訓大施于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未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卜次  
嫁永州准官揚巽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 而不世出 出不逢時 亡位而沒 生而無成

不若勿生 主辰而成 惟公莫京 初隱而學 四方聞聲

舉以魁衆 四方益驚 歲始踰七 遂為相臣 相我

二宗 大皇粵真 三相必首 不令後人 善不有己

造宁密陳 事苟拂鬱 衆皆遠巡 公勇而前 悉心以論

帝怒斯震 公頰益溫 居若柔弱 語焉不聞 及以議諍

骨鯁必伸 公久不渝 一心劬劬 帝知忠竭 始貳終乎

帝嗟乎公 我有不如 百職具舉 萬方以胥 成我太平

匪公曷圖 公處厥位 天子是依 讒免疾去 天下以思

進則以道 勤勞飭之 退必以禮 燕樂適之 曰子芸芸

曰孫群群 厥有肖子 又絕其倫 天其意者 斯為報與

文石于墓 無窮之所告毀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  
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  
惠公歷事 太宗 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  
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  
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  
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  
官家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  
公諱昭文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  
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  
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  
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呂亦薦其文  
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

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  
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  
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 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  
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  
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  
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  
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  
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  
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  
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  
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一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

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庶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  
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  
而反病民乃議易以新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  
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  
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  
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  
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  
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  
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為木龍  
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  
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



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灯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立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者十一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

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人言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片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告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

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叟為武信軍節度使  
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  
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躑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  
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  
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共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 在污全潔 閔德春光 有俟而發 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 英英伯季 踵武皆來 相車崇崇 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 四世六公 惟世有封 秦楚及齊 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 祖考在前 孫曾盈後 公居于中 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 惟能其約 以有其豐 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 有遠其貽 有大其繼 刻詩垂聲 以質來裔

餘姚吳氏家藏書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竒豪傑之才逢時  
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也琦向守大名  
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 太宗  
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詎今歷年多矣墓碑之  
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烈祖之益光也琦常揔領史  
局觀所載公之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  
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究息今得與巨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  
示于後世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鄆人後徙居于澶之臨  
黃及公葬其先於鄆城故為鄆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  
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德行自富鄉里  
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儻有大志尚氣節  
然其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

赴大名舉府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既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嘆遂如公言士多論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權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賜五品服時公與文靖呂公故樞密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若殺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躰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而加慰勞四年冬東南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宣徽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知成都府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

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二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有餘積乃下其估使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呼曰前所給米者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公真善幹國事者也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雖收復諸郡餘盜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物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庭面數其過將遂斬之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頭孰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隣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諾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之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出計芻粟民所輸今城內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逾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公以順黨始以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

間有疲弱偶掛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  
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  
法公詢之悉前所許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  
順脅民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  
以狀聞願選忠實與繼恩共事 上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  
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凶勢為屈未幾二人皆召歸就以劍門總  
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  
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縣太夫人憂  
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  
遂率眾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晏如故  
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  
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力方銳不可擊今  
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并當遇賊破  
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并果遇  
賊一戰斬盱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真宗即

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就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  
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糾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  
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軍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  
獲者數百人公采寬其罰官屬抗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  
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  
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歲將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  
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緝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  
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計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守延  
安 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事遷刑部侍郎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父失父母  
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愜蜀始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嘉獎就改吏部侍  
郎時命謝壽鑄景德大錢于嘉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  
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中歲瘍生於頭

不能巾擲求知穎州。上以公名存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姦人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以江東旱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兼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東西京。上聞之即令代還不能請懼請便郡遂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言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以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性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任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隣多病瘡前一夕頓愈。康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權也。嘗訪三峯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願

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平生勇於為義遇人急難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察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之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快出入意外九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它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以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明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蜀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狃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使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

雖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之風尚侈好游樂公從其俗九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自為贊曰乖則違眾崖則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人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象置天慶觀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解昔召公之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於棠下戒勿剪勿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道德過碑輒憤淚後歷千餘歲能繼其風凜然如存公一人而已公有清望善臧否人物公允所薦辟方兼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告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公察郡人張及李叟張達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如禮較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傑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嘆曰二百年不知此作矣有文集十卷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葬于陳州之死丘縣村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封太原夫人天禧六年終于陳之私

第子從質為刺史一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翰林王公弟偁孫四人約奉禮郎紘聖部郎中綽律尉寺丞紳建州石鼓縣令曾孫二人堯夫大理寺丞堯民邢州襄國縣令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寫丈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然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巴蜀 荐綏南夏 易以寧 節荒而化 夫惟肅肅 尚足王伯 如公之才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為國棟梁 有煒公績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致堯字其無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 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詩畫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 太

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死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者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殫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其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與之公益爭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旨有不可者乃已出為西京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度吉栢江舟破亡之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

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夕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自發兵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其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後為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誤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源願慶曆六年

夏其孫輩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鄩鄩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城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箴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冝無銘者矣公當 太宗 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近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余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 由學而知 先知逆決 有若若負龜 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 初雖不信 後必如之 公所論議 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 有德有言 德善果施 言猶可聞 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從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竒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駢以禦契丹而所斬虜最諸將遷大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嘗以儒者目之至是 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

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之誨學者言行之要巨愚不足以盡識然



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直宗嘆息者久之由封州數  
遷捧日天武四宿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  
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此時河決滑州 天子以為憂  
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御親軍  
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脩河都部署河怒動埽  
埽且陷公坐其上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  
獎諭詔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七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憐慟為之罷朝三日贈太  
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  
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  
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者諱蘊贈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  
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子掘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  
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早卒公孝  
謹忠篤遇人以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待輒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  
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 主上拔擢至此予欲棄  
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柔何欺之楚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  
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交其卒有二女無以嫁  
公為選士辦裝嫁之若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便愛  
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  
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  
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  
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顯

直宗

俊藝在工

相協于武

有來馮公

馮公頌頌

奮節金華

有聲中邦

外動夷狄

自公在野

手不去經

率其所學

以撫戎兵

公之所撫

貔貅豹虎

指揮進退

妥若兒女

武失以競

文罷於柔

維時馮公

兩取其優

孰施其文

有壤千里

孰致其武

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

爾往視河

河決已塞

滑人來歌

帝聞而嘉

公拜稽首

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

予釐爾勤

授之麾節

留掌我軍

方朝告薨

有詔罷視

弔贈賻葬

哀榮終始

追拜為令

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

胙以魯墟

士生顯榮

沒則多已

維時馮公

至今受祉

有周方虎

咸有褒詩

至漢充國

雄為之辭

誰能詩公

傳亦無止

刻碑墓門

公實有子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翰林學士王

禹偁

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三者有一則可以為聞人矣况兼之乎其誰則然吾見于康公矣公諱延澤字潤之代比人也其先蓋夏后氏之苗裔自淳維世有北土自立君長其別處康居者即始祖也西漢時康居國王納質于大單于其後單于內附遂有雲中以國為姓曾祖嗣皇任蔚州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祖諱公政皇任代州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傅考諱

某在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贈太師諡曰武安公右

祿世功載在武安碑此不復書公即太師之次子母齊國夫人高氏晉天福中起家補東頭供奉官歷漢遼周垂二十載艱難險阻靡不備嘗以功轉染院副使我太祖神德皇帝之開國也以荆襄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出偏師南討而公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朝議以其子繼冲權領軍府因命公齎書乘駟騎以弔撫焉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之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于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會國家有平蜀之役詔公為北路前軍都監至固鎮主將王全斌請公領前軍先入以張萬友佐焉尋擊白水閣子二寨破之勒兵會乾渠渡下蜀人恃險出萬仞寨以待王師以公與萬友選死士百人先登水西寨以兵繼之縱火燔燒柵木俱盡遂取之明日全斌中軍方至乃合逼置口走之遂下興州與夔峽兵合進擊西縣三泉生獲偽興元節度使韓保貞公皆有力焉由是乘勝討逐越大小漫天累戰皆獲

赴利州夜半拔之蜀人由桔栢江以遁乃燒浮橋劔門恃天險也諸將方議進擊會有蜀卒來降自言知山川道路且告曰自益光江東有路曰來蘇直抵劔門南二十里蜀人設寨以扼之此捷徑也于是全斌欲自來蘇路入諸將莫有言者公曰來蘇小路無煩主帥可使偏裨以副大將親扣劔門劔門精兵所聚也且蜀人聞來蘇軍入必分兵以禦我此必克之勢也乃命公與史延德往焉公曰書稱後我后來其蘇今路名來蘇天啓吊伐之義也遂捨車馬披榛梗而蜀帥王昭遠趙崇韜果留小將守劔門引軍于青強店下由是全斌克劔南獲趙王二帥席卷而西矣時蜀世子玄喆統銳兵守綿州聞劔門不守乃棄城而去蜀主遂令伊審徵奉表歸順全斌因請公以一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且伺必降之意是時蜀國餘兵尚有七萬公往也人情危之公既至以二十騎自衛入見蜀主諭以禍福示以恩信蜀之君臣舞蹈感悅留三日盡封府庫齊魚鑰而還全斌等遂平蜀國遣蜀主歸于京師詔公為成都府兵馬都監而蜀軍復亂且以全師雄為首所在殺知州

通判以應普州劉澤遂州王可寮果州宋德並授師雄偽署朝廷以公為普州刺史公詣全斌請衛兵赴理所與公四十人公發成都至簡州招賊亡之士得刀手一千人取器甲以給之乃教戰陣立部伍擁之而去至郡境有賊申離領眾五千來犯公一戰敗之擒七百人授偽命者立斬一百輩餘皆釋之乃懸榜示人諭以逆順招集團結得刀手三千人敗劉澤三萬人自是賊勢稍沮公雖至普州解字盡為煨燼廼依山設屋權駐師徒而兵亂之餘無食可守公披攘群盜且戰且行直至遂州輦運儲蓄以至成城奮錘靡不具焉既至而王可寮等數郡賊兵合勢來戰公又敗之遂至合州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未半年普遂資簡昌合六州飛奏以聞優詔褒美且命與曹璨充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仍賜錢帛委公等隨軍賞給自全師雄亂後東路艱難賊害使目抄掠琛賫者多矣時師雄雖死賊眾尚有萬人立謝行本為主以羅七君等佐佑之聞公警巡望風而遁遂以賊眾保于金堂非公所部也公廼越境以討之賊眾又遁因駐師以待焉卒平狂寇先是金堂新都

洛縣等民為賊逼脅皆餉饋資給之公則出令招誘許以自新約旬不來無少長皆殺民歸者萬餘戶咸得安堵輸稅縣官故民心有懷賊黨自潰加以全斌等同心經略兩川悉平及奉詔班師主將獲罪皆以殺降兵受蜀賂故也黜公為唐州教練使天下人為公惋歎公處之自若不出怨言惟築室墾田聚書訓子而已十年間闢草萊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為富家家到于今賴之開寶末太祖幸西洛祀南郊始起公為供奉官留監左藏庫今上即位就除左藏庫副使兼水北皇城大內巡檢又召公為東京畿內都巡檢使俄而公之猶子六人皆恣用家財不事生產公以禮義勗之反生怨對乃擢登聞鼓頌析祖業以自給詔公以理處割事未定會靈昌河決公受詔塞之諸子復訴公違詔遂罷使職退居洛陽不數年向之猶子已飢寒于道路上躬耕之歲公會恩例當起權河南尹許仲宣頗相勸激公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吾自蒞州太師而下世傳將帥今幸功名以繼祖禰年其壽考連逢理平使子孫去秦韃襲縫掖肥熙自樂以終天年吾願足矣吾嘗讀李

唐傳見其兵敗削為庶人幸匈奴犯邊被召而起及軍吏簿言白刃帳下欲望霸陵獵其可得乎古人成敗取則不遠以老疾為辭而奏其子為淳化三年公七十六矣一旦謂其子懷珪曰吾衰耄若此死在朝夕苟以先太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吾無恨然吾有平蜀微功思預刻吾墓其誰能之吾聞商山王副使舊直紫微有文稱于代又嘗任長洲宰時汝為姑蘇從事亦同僚也試為我請為懷珪曰預凶事非禮也且心所不忍公曰此人子之大情名教之舊制也吾則不然且古之達者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今吾官歷二千石年踰七十六吾不死而安歸乎吾欲生前自視其文知辭無愧而功不誣也懷珪不得已命其子齎書而來某據事狀次而書之大率平蜀之功公居第一離而辯之其功有五若先入蜀境擊白水閣子二寨開王師破竹之勢其功一也徑赴來蘇分蜀人青強之力使劍門勢解其功二也以二十騎入見蜀主其功三也以四十人定普州其功四也越所部擒羅七君其功五也至于漢議機權賞罰威戮所不盡者有公之自著平蜀實錄在焉初

全師雄之亂也諸將議殺降兵二萬七千人恐為內應公獨請擗  
老幼疾病者七千人釋之然後起二萬人以十為率皆反接之若  
連鷄貫魚梓江而下以兵衛之比賊眾知之可二百里矣若寇來  
劫奪殺之于江如此則殺有名矣雖不見用可謂仁乎 國家議  
罪果以殺降為各有先見之明不免于戾者命矣夫公形貌魁傑  
智謀宏遠剛而有變勇而能仁負將材喜兵法雖為王公之子耻  
以恩澤封侯故能立功於當年齊得失以知命悟生死而無懼雖  
古之名將世之達人何以過此與夫伏劍而悔降兵仰藥而罪地  
脉者不亦賢乎公始娶安氏別駕某之女也先公而士男五懷王  
進士不第早亡次懷珪前平江軍節度推官試大理司直次懷理  
以待親幹家未聽入仕次懷璟懷璉並補三班奉職孫二人贊華  
舉進士贊臣尚幼公再娶李氏封隴西縣君秦玉儼之第七女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西京私第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其里  
禮也銘曰

神德皇帝

駕馭英雄

始即南面

乃平西戎

孰為前蒐

時維我公	白水寨碎	來蘇路通	劍門天險	一旦憧憧
蜀既送款	眾尚七萬	其誰先之	公膺是選	擁騎二十
揚鞭入見	諭以禍福	蜀民舞抃	事訖而還	王師席卷
全蜀雖定	群凶未收	帝命我公	歐攘懷柔	刺舉一郡
警巡七州	盜死原野	人服田疇	定功議賞	理當封侯
孰為獲校	唁唁吹叫	謫去泌陽	前勳弗較	三月不仕
古人相弔	矧惟我公	十年不調	不調維何	熙熙而笑
太祖起之	厥官尚微	我后增秩	暮年有輝	徼巡西洛
按察東畿	竟坐家事	終成罷歸	君子知命	達人息機
先人弊廬	可庇風雨	知止知足	何思何慮	慶見曾孫
名揚先祖	謂死為歸	預銘厥墓	不朽之功	永光壠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務逮夫王道缺離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侯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大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正監為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為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天漢唐失公謹文皇以勳旣晏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為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贈高平太君都官端修有大識謂時不足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早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向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

既定大業 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  
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為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  
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歷崇  
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存拜西上  
東上閣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酷于大名之屬  
邑及王均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  
憂我摧其鋒遷益簡路巡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  
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  
溪郡又平涼鎮戎二城西陞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  
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命使孔覲  
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厭諸羌蓋西諸  
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瀛州充高陽關兵  
馬鈐轄重此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遷清池郡而露章至于再  
三 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  
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

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某日葬于汝陰縣之懷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傑與夫人皆亡今夫  
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  
皆早世曰紹宗今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二千石權嘗  
亞大惣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于鄉邦國榮之君子謂不充  
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  
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崑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  
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  
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不殺乎公再  
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  
也將不可向邇礮數重麾下其眾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  
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  
族稱其強黠溪洞數州置兄弟以為守 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  
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  
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 帝

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 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  
惡草惟微天地不絕其類先王毆之無得夏耳 帝曰俞惟康  
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廼以謀夫駭  
其族曰大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  
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 天子聖且仁吾為君  
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  
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  
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空獲翩彼飛鳥集于泮林  
食我桑黶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  
利方剝議者咸欲深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  
戢乎奏通秦楚三川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縶波之具貨入于縣官  
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剗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筭大充于  
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  
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波潮者通夜不息沙從  
而塞欲道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主彼日之

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  
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恡于力僉從我謀而蘇  
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  
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  
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麻蒿郵抵  
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歛發曠久  
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  
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獲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  
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通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  
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真臺時納欵惟初見公之  
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 天子  
神聖 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為患則往蕃  
彞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



重麻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  
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  
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環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  
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  
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貌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  
屢蒙青重受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  
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帛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餽而怵  
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即使僮仆道塗以累上仁其愛君  
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  
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  
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  
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  
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  
貨如耿大農有一千茲名登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  
矣將終君掾曹沛國宋案草理命於牀下且謂其嘗從事于使部

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  
致其詞其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至又多陰  
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	維穎之濱	星萃于上	炳為哲人	儀茲聖辰
維侯之德	柔文剛武	弗無矜寡	弗有疆禦	猶仲山甫
維侯之言	迺宣聖謨	于彼西北	西北有孚	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	克顯克大	攘彼戎寇	禦彼災害	吾民是賴
我生既勤	我年斯臻	迺懷故園	迺謀嘉賓	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	帝錫我侯	歸收于鄉	錦裘煌煌	鸞衡鏘鏘
故老歎歌	吾聞之光	我侯為何	四方是力	誠加于物
心竭于國	始終一德	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	遺烈在人
史其舍旃	垂千萬年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藉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

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通郊廟廣鄉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  
災害然非得絕代能日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  
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  
有高穎唐有劉晏 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  
爾後朝廷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二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  
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 天子面褒其能屬以  
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 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  
公當職五年間 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 今上即位並  
大賚天下至于 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  
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  
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  
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學士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  
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  
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  
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

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余四人掩其骸耳安  
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  
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  
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  
作佐郎通判邠州 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  
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  
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且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  
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  
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  
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資與糧險不可據  
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  
愛蓋為月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  
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  
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 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  
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

動均賦遂平如公始謀為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  
得已謫監慶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  
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  
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  
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  
與執政爭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  
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高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  
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  
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  
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  
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  
北轉運使歲餘從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  
分堂摧酷獲遺利蓋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  
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

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為難輟  
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  
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  
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  
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  
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  
鎮安之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其月召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關漕帝曰河朔  
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舊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  
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  
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  
民多阻飢公悉倉廩以賑之仍蠶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  
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  
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  
月水出舊城文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

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饑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  
朝廷閱其奏即下密詔民有歲凶為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  
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太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緡繒糧芻  
巨萬數又請罷內帑錢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  
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為郡  
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  
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聞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  
賊輩為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  
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  
中使將勞及為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來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際  
破散者大半又每歲而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  
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  
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  
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  
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別

# 堯文尾

以通事舍人掖之 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  
老臣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  
以誑眾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  
蒞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  
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  
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京兆萬年  
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關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  
天子闕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公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  
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  
仕不績同學突出身並早世不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改  
崇儀使郊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不緒尚書水部  
郎中不遠殿中丞不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  
有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  
干人公性慷慨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自嘗力薦呂文  
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

刑政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歛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舜歌南風子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子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子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子王基其推巍巍先帝子法道法天大亨之盛子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子爲諸利權公之感遇子惟力是宣封乎泰山祀于汾雎千乘萬騎子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子朝詢夕咨供億何筭子無一不且入司邦賦子帝曰汝通屢行天資子如泉不窮夫止繼明子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子命以觀風文於貨政子將無徒公常寬之子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子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子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子高枕以終門闕不圯子表于關中我我之碑子章章徽功映手國史子千古不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竟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誰乘驛稱詔捕公

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  
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  
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  
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  
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揣拱元年移知  
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  
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敵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  
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  
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  
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  
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  
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  
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  
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  
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

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  
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  
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  
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  
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  
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  
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羗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  
之諸羗德公訖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更盡產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  
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童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  
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  
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  
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  
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羗方以兵觀邊會上元

開門張燈示以無爲而羗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摠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一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摠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東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然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當從容樞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以公言爲是七年

穎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摠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具州兼本州兵馬都摠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

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  
右班殿直慶宗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  
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  
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塞塞言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  
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  
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 誰封誰樹 有宋正惠 馬公之墓 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 暨暨謬謬 謀行計施 以羸擊強 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 雖貴雖衆 雖強必克 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 汝子良弼 見國而已 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 暨予一心 綱紀廢物 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 公曰孤臣 敢曠于榮 讒說不用 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 莫知其有 既榮以位 正或見醜 公於可頌

兩得其尤 不訖大耄 天為不謀 德歉於年 孰云苟老

有齊後世 公為壽考 刻趺篆首 作此銘詩 陳之隧道

永矣其詒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  
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  
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  
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  
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  
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  
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  
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羶車  
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  
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



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白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  
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  
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  
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  
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  
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  
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  
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又  
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  
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

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  
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  
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  
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  
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  
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  
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  
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  
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翼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  
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  
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  
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  
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  
皆歡呼賜以龍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九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  
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  
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  
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  
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賜贈天子側然哀公志  
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  
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  
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  
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  
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  
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  
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  
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  
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曰武  
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  
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  
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  
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 以褒武康 爰暨武恭 乃克有邦 栢栢武恭  
其容甚飭 躋其名聲 以動夷狄 公治軍旅 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 千萬一人 公在朝廷 出守入衛 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 公曰老矣 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 汝子舊臣  
亟其強起 秉我楨鉞 禮不筋力 老于敢侮 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 若子與孫 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 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 天子之優 富貴之隆 亦有能保 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 公有世德 載勳旂常 刻銘有詔 俾嗣其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